



乡情系一心，乡貌贵千样

王少勇

近年来返乡渐少，然思乡之情未减一毫。新春佳节，其情更浓。自离乡起，每次还乡，都惊诧于家乡的变化。走在熟悉的乡音中，却成了险些迷路的陌生人。心中既为家乡的发展高兴，又隐约担心：某日，我的故乡和你的故乡，会否变成一个样？

看城里，于老城一侧，另辟一地建设经济开发区，建筑气派宏伟，道路宽阔，皆非老城能比；一条名叫“巴黎”或“米兰”的步行街，几个高楼林立的小区拔地而起，开发商名字早已风靡全国……看农村，旧村大多拆除复垦，农民聚居于新村，一排排崭新的二层小楼，柏油路通至屋前，燃气管道通至房内，村口还有健身场所和“乡村大舞台”……这样的描述是否似曾相识？

没错，笔者采访到过的许多地方，都走在同样的道路上。被证明成功的发展模式应当推广，然而各地都有其特色，借鉴不等于照抄。笔者认为，唯有立足一方特色，呵护好一方特色，才能避免“千城一面”“千村一面”，才能使我们心中的“乡愁”永远有所寄托。

其一，生态布局特色。山水林田湖草的自然布局，犹如一人的天生长相。国土空间规划首先要顺应这一自然布局，顺势而为。否则就如过度整容，非但不美，还危及健康。“乡愁”是无法造出来的，顺应自然必须保护好生态空间，然而绝非硬要去造

山、造水。高明的设计师，依山势、水势，依林、田、湖、草，将城市发展置于自然之中，叫艺术。拙劣的设计者，照搬教条、理念，平山、填湖，大费周折，扰乱生态，得不偿失，叫罪过。

其二，资源禀赋特色。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，犹如一人的天生资质。有人善文，有人善武，倘若去做不擅长之事，只会误入歧途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自古如此。然而现在的“吃”法，已与过去的大不相同。比如，过度、粗放地开发利用矿产资源难以继；比如，生态产品的价值不断凸显；再比如，新产业的出现使某些自然条件劣势转变为优势。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，唯有依靠创新，更加科学、合理地布局产业，才能更好地发挥好自然资源优势。

其三，历史文化特色。历史和文化的积淀，犹如一人内在的气质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对一个地区来说，文化是底蕴，是精神根基，也是吸引力。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建起数座“维也纳大酒店”，然而一个地区的风度、气节、人文温度却需要成百上千年来沉淀。一个地区在发展中，应当以文化作为精神凝聚力，作为重要的软实力，珍视历史文化遗产，使其在今天焕发新生命，发挥出应有的价值。

笔者的故乡，近年来疏浚河道，保护湿地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，便民利民，令人欣慰。唯愿故乡越来越美好，同时也让今后的一代代人记住——这曾是宓子贱抚琴而治的地方，也曾是巫马期披星戴月的地方。（作者系本报记者）

愿更多农村老人“家门口”安享晚年

陈舒

今年春节，婆婆回山东老家过年，许久不见的亲朋友好围坐一块儿拉家常。与以往畅聊儿孙生活不同，养老问题成了大家的新话题。

听婆婆说，很多老人们年岁渐长，但不愿意跟随儿女去城里，还是更想待在村里养老。于是乎，有人管吃喝，又能和熟人一起生活的农村养老院受到了大家的青睐。得知隔壁李家庄村里有一个，老人们羡慕不已。

“出见晨星归见月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”曾是农村老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，如今日子好了，对生活品质也有了追求。安享“夕阳红”，不再是城里老人“独有”，也成了农村老人的追求。只是相较城市，这条路更为复杂。

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难点和重点：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已超1亿人，且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。子女进城务工，老人留守务农，家庭分离普遍存在。此外，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落后，医疗和养老设施又远不如城市。

有心无力，是许多地方应对养老问题共同的感受。以婆婆的村为例，老人占了全村人数的三分之一，老龄化严重。村支书在与笔者电话连线时坦言，农村养老是非办不可的，但也是比较艰难的。村干部曾去外地考察了多次，也找了相关企业，但囿于缺钱、缺地，办养老院一事只得暂时搁置。

虽然眼下困难重重，但从长远来看前景广阔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。而围绕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，近年来国

家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、优化配置农村资源、拓展投融资渠道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揽子利好政策。

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，农村亲近大自然，有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与城市相比，在自然环境、新鲜农副产品供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，且养老成本低，是满足人们田园梦的最佳载体。可以说，种种利好条件下，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理应水到渠成，关键要把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养老优势。

比如，因地制宜发挥农村生态特色。把现有的蔬果大棚产业进一步发展为集采摘、观光为一体乡村旅游，吸引城市资本下乡，增加村集体养老保障收入。又如，激活沉睡的资源。积极利用好闲置、零星的土地、公房，根据生活、健身、医疗、娱乐等需要合理配置设施，满足老人们的不同需要。再如，探索“以土地换保障”，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下，借助农村土地流转、征地制度改革等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。

幸福的晚年总是相似的。贵州习水县发动老人在闲置土地上种植作物，卖出的收入根据劳动时间“分红”，老人既锻炼了身体又鼓起了“腰包”，实现了“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”。江西新余利用村活动中心开办“老年食堂”，适当收取费用。老人们吃着可口饭菜，说着家长里短，归属感和幸福感蕴含其间。这些充满温情的探索，想必也能为农村养老事业带来启示。

“最美不过夕阳红。”期待不久的将来，农村老人在“家门口”养老的愿望也能全面照进现实。（作者系本报记者）

找准乡愁产业的正确打开方式

肖颖

过年在京，母亲从家乡寄来了一箱小磨香油。拧开瓶盖，香气扑鼻。煮上一碗素面，佐以几滴香油，漂泊的味蕾瞬间被抚慰，内心千回百转得以“归家”。

但与母亲聊天得知，这家吃了几十年的老字号如今正徘徊在亏损的边缘，又不禁令人怅然若失。近年来，有着乡愁味道的小磨香油跟随游子的脚步销往全国，一时间香油作坊遍地开花，鼎盛时期一条街上就多达七八家。然而，同质化引发低价恶性竞争，让老字号也生存堪忧。

其实，不只是家乡的小磨香油，当下很多乡愁产业都面临这样的发展困境。数据显示，我国目前有约3亿人漂泊异乡，他们对乡愁元素的需求催生了乡愁产业的无限潜力。从前景来看大有可为，但实践层面问题不少：有的忽视了自身特色定位和内涵挖掘，盲目开发上马；有的经营规模小且分散，存在同质化经营、恶性竞争；而有的则在选址、建设等方面因不了解政策走上弯路……

表面上看，各有各的疙瘩，但归结起来反映了两方面问题：其一，对“怎么发展”缺少规划，市场需求把握不准，产业布局不协调。现实中不难发现，对市场调研不充分、盲目跟风是不少乡愁产业从业者的通病。而政府一方也缺乏引导，对产业规划布局缺乏整体把握，过度关注当地已有资源及产业，盲目发展所谓“热门产业”，导致产业选择不科学，从而造成本地过度竞争。

在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中，乡愁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载体或情感寄托，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“纽带”和“导航”。用好乡愁产业这个乡村振兴的新引擎，还需要我们从产业和空间的均衡发展上下功夫。（作者系本报记者）

编者按

古人云，乡心新岁切。眷眷不忘的乡土情怀，不仅仅是异乡游子一时的情感慨叹，更是内心深处的惦念和责任感。

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，不少人选择不回老家、就地过年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春节，本版特邀评论员立足自然资源管理，以就地过年、“云”观故乡的视角，审视内心的“精神原乡”，通过一个个切片式观察，寻找并丰富对城乡中国转型的思考。

就地过年「云」观故乡

“多规合一”为文化古城再续乡愁

毛志红

“今年春节不回家。”此话一出，内心百味杂陈：新冠肺炎疫情点状反弹，一直平安无事的老家河北定州也有了确诊病例。恰恰由此，就地过年的我们，对家乡的牵挂愈演愈烈，对乡愁的记忆越来越浓，反而使得别样“年味”分外足。

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做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……按照老家的习俗，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每天都排满了“过年”的活计。我很幸运，每次春节返乡都是先在婆家过一个“土味”十足的农村年，然后再赶回娘家过一个光鲜亮丽的城里年。这种城乡切换的过年方式，早已融入那难以割舍的乡愁之中。今年虽然未能返乡，但乡味十足的风俗礼仪一点儿都没减，只不过都搬到了线上“云”端，还多了几分疫情期间特殊的关心与问候。

尽管如此，每天内心念叨的，依然是按照老家习俗安排，哪天有该做的事情但无法做，还有该去的地方却不能去……此时的我，总会情不自禁地一边回忆一边查找最新图文信息细细品味，发现老家城乡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已逐渐融入传统年俗当中。在以前，过年按照习俗完成走亲拜友、祭祀拜谒、迎春破五、闹元宵等传统活动之外，就是去唯一热闹的市中心大街上逛吃逛玩。近些年，崇文古街、文庙贡院、开元寺塔、中山古国遗址、博物馆、规划展览馆、苏东坡雪浪石、晏阳初旧居等成了网红打卡地，还有文化广场、街区公园、万达金街、生态农庄等更多游玩之处……可惜的是，今年春节缺少了家族团聚的热闹，没有了现场仪式的隆重，也无法故地重游。

和我一样，父老乡亲都感受到了家乡巨变，然而却很少有人联想到“规划改变生活”，更少有人探究这种转变源自“多规合一”。作为河北首批历史文化名城，定州有着26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积淀，战国中山、汉中山、后燕都曾建都于此，是联合国命名的“千年古县”，2013年被确定为省直管市。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城镇化试点、农村“三块地”改革试点，也是河北省确定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试点。早在2015年，定州就作为试点城市先行探索，坚持高起点规划，突出历史文化名城的古城特色，勾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“一张蓝图”。

规划引领下，定州在加快建设新城的同时，注重古城恢复性保护，提升改造旧城，加速实施城市“双修”工程和“五馆一中心”建设等惠民项目，擦亮了千年古城新名片。在乡村，依然保留着“暖炕远人村、依依墟里烟”传统村落风貌，也不断涌现“一乡一业、一村一品”的特色产业村，还有逐渐成熟的“农业+旅游+观光”产业链条。然而，我认为最值得礼赞的是，“多规合一”改革将城乡景观风貌、历史文化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为古城再续了更多记得住的乡愁。

每一座城市，都有一段历史；每一个村，都有传奇故事。保护或恢复特色景观风貌、保存与延续特有历史文脉，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绕不开的时代命题。我们期待疫情尽早结束，每一个人都能回家“看山望水解乡愁”；更期待国土空间规划落地，让城市留住记忆、村落更加宜居。

（作者系本报记者）

让新型城镇化多些家的温度

焦思颖

今年的春节与往常不太一样。由于疫情，很多漂泊异乡的打工人选就地过年。这样一个特殊的春节也引发了笔者的思考：当城镇化速度越来越快，科技手段越来越发达，家乡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我们未来的城镇化又将驶向何方？

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突破60%，据测算到2035年将会达到70%以上，这意味着未来将有几亿人口到城市安家。但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为这么多人口提供服务了吗？受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制约，要素资源在大中城市、城镇与乡村之间分配不均衡，来到大城市打拼的流动人口，以从事传统制造业、建筑行业 and 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为主。城乡二元结构下底层谋生的艰辛、居住条件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不足，长期以来话语权的缺失，均是新型城镇化需要破解的难题。众多打工人在钢筋水泥森林里，似乎仍有住房、户籍、医疗、教育、文化等重重关卡。

新型城镇化如何调和不同群体在空间和心理上的疏离感、割裂感甚至抗拒感，还须从顶层设计和底线约束两方面下功夫，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难题和身心保障，实现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。

一方面，应做好顶层设计，确保新型城镇化方向不走偏。城镇化是无法逆转的大方向，但应坚持以人为本不动摇，完善城市空间结构。应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，科学确定城市定位，按照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、财政补贴资金等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。要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的改革，依照人口布局变化，科学编制各美国土空间规划，合理确定城市规模、人口密度、空间结构，统筹老城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、产业发展和居住功能、地上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，优化城市开发空间结构和人口分布，真正让漂在城市的人也能安居乐业。

另一方面，还需划清底线，为城市多留一些绿色，把自然和文化的根留住。有人说，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有乡愁的人，因为生长在钢筋水泥里的孩子将不再有乡下的记忆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更应该在城市中多保留一些自然的痕迹，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，将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“三条控制线”作为核心要素和强制性内容，统筹优化、不可逾越。同时，大力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工程，完善城市生态绿地和廊道系统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，建设绿色城市，让下一代也能有亲近自然的机会，让自然和乡土滋养他们正在成长的心灵。

家是心安的地方，也是可以卸下所有面具和防备的地方。新型城镇化的内核绝不仅是人口的导入和落户，而是每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都能获得归属感、幸福感、价值感。“人心的融入”才是真正的融入，也才是真正的“以人为本”的城镇化。愿新型城镇化能让每一位生活在城市的人心中安定，感觉此处即是家。（作者系本报记者）

